

淮海红色印记

编者按

去年以来，县老区开发促进会(以下简称“老促会”)会同县相关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文化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市老促会开展红色资源调研普查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统一思想认识、确立工作标准、强化工作举措，认真开展红色资源调研普查工作。此项工作开展以来，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工作推进较为顺利。

如东县作为全国较有影响的革命老区之一，其革命传统之厚重、精神资源之丰富，是如东人民引以为豪的。发掘这一宝贵的革命遗产，彰显蕴藉其中的深刻内涵，以告慰先烈，激励后人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因此，讲好红色故事既是做好红色资源调研普查成果转化利用工作一项重要创新举措，也是县老促会的一份责任与担当。为高质量完成省、市老促会下达的“两年工程”任务，县老促会动员各镇分会组织“五老”人员、邀请红色资源中重大事件、重要节点、重大战役的亲历参与者共同挖掘历史事件，整合故事资料，利用本地红色资源编写红色经典，开辟《淮海红色印记》专题，陆续刊出各镇区老区工作志愿者编写的红色经典，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擦亮红色品牌，让红色基因融入如东人的血脉。

听将军讲长征故事

60年代初，我在北京延庆海字151部队政治处负责宣传工作。

那年秋天，部队开展学习、宣传长征精神活动。党委分工我住在海军大院的六连进行宣讲。

曾任海军政治学校校长、海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的吴西同志，是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

在战争年代，我们部队王主任，是吴将军所属部队的报务员。

王主任把吴将军住址告诉我，并指示：通过海军总机打电话约请吴将军来宣讲长征精神。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海司汽车队小车排，叫来一辆轿车，到国家迎宾馆附近，将吴将军接到海军大院。当他走进六连教室时，受到80多名官兵的热烈欢迎。

吴西少将于1934年10月，随红军主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历经突破湘江封锁线、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抢夺娄山关、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恶战。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任红28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敌工科长等职。

吴将军给战士们讲红军故事，不用讲稿，非常生动，不时被热烈掌声打断。吴将军的讲课方式也

很特别，他不是坐在讲台上宣讲，而是走到坐在下面的战士中间，面对面如谈心一般，使战士们感到非常亲切。他讲的长征途中的惊险场景和生动战斗故事，给我们留下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万里长征，穿越15个省区，翻越20多座崇山峻岭，走过30多个险滩、草地，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共遭遇400多场战斗，平均每3天就发生一场遭遇战，每走300米就留下一具红军尸体。即使如此，红军仍能平均每天保持25公里行军速度。所以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它成为世界军事史上三大远征之首。

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是红军付出巨大英勇牺牲换来的。

长征出发时，红一方面军有86000人，到达终点时不到7000人；红四方面军出发时有10万大军，到达终点时剩下不过3万人。

1995年，王平将军还讲过这样一个感人故事：长征大部队已越过草地，彭德怀突然来找他说，还有一个营的部队没有到达，让他立即返回去找。王平带着警卫员走到班佑河边时，天近黄昏，玫瑰色夕阳挂西天，远远看见几百个小红军背靠背站在睡觉，他走过去轻轻推

那些小战士，谁知推一个倒一个，700多名红军小战士，再也经不起体力透支、饥寒交迫，全部牺牲在长征路上。

长征部队进入草地后，由于环境、气候非常恶劣，草地行军十分艰难。更要命的是缺少粮食，许多红军战士因此长眠在茫茫草地上。

眼看掉队、牺牲的红军战士越来越多，朱德总司令命令部下，把自己骑的骏马杀掉，分给通信班、警卫班的战士做口粮，还向身边同志发出“尝百草”号召，使大家在茫茫草地上，寻找一些无毒、能食用的野草、野菜，渡过饥饿难关。

长征途中，爬雪山时每人发一个辣椒，怕冷时嚼一口。有位姓董的才13岁的女战士怕辣，没带辣椒。爬雪山到半山腰时，冻得瑟瑟发抖，又冷又累，实在爬不动了，想坐下歇一会儿。这时，她听到走在前边的队员直喊：“同志们！千万不能坐下，一坐就起不来啦！”小董只好忍着饥饿寒冷，一步一步爬到山顶。她转身回头看，有些队员滚下雪山100多米，他被雪光折射没站稳也跌了下去，幸亏被下边队员挡住，身体才未受伤，站起身继续向上爬。年青的红军战士们就是这样坚强地爬过一座又一座雪山，继续向前进。

红军在翻越雪山途中，有位因伤致残的“哑巴排长”，为了给山上的同志们送给养，他身背100多斤粮食，顶风冒雪向山上爬去，可几天不见他归队。战友们焦急地上山寻找，在半山腰发现了“哑巴排长”的尸体，他爬在洁白的雪上，背后还压着沉重的粮袋，右手使劲地向前伸出，手指深深地抠在冰雪中，身体仍保持着向上爬的姿势，就这样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手心里还揣着两个没来得及吃的山芋。

讲到这里，吴西将军的双眼湿润了，想起无数为国捐躯的红军战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他喝了口开水，深情地说：“同志们，最后，再讲一个悲壮的红军故事”：红军长征路上，遇到一次最惨烈的战役——湘江血战。红34师为掩护大部队过江，在年仅28岁的师长陈树湘率领下，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在湘江边激战四天五夜，最后全军覆没。因陈树湘腹部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伤而被俘。在押解途中，将在担架上的陈树湘，大胆地撕开自己肚子上的伤口，掏出肠子将其拽断，英勇就义，为国捐躯。“断肠英雄”的光辉事迹，至今广为流传。(城中街道分会供稿 撰稿人：任乃朋)

黎明枪声

1943年5月25日拂晓，一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清晨寂静。鬼子来啦，鬼子来啦……，惊恐的人们边跑边喊，互相示警。驻扎在直镇西十多里张家庄一带的新四军四分区部分主力、如皋(东)县警卫团和县政府机关人员听到枪声，发现有备而来的日伪军部队已近在咫尺，凭借200多米长的柿子园绿色屏障，越过东边张家港，迅速转移。使日伪军偷袭张家庄，企图消灭我抗日主力部队和县政府机关的计划落空。

拂晓的枪声，来自张家庄南边的盛家港方向。25日清晨，家住港南的丁陈乡民兵大队长盛保林像往常一样，一大早起来给牛洗汪(就是把牛从汪塘中牵上来用清水冲洗)。当他无意中抬头向北一瞧，心中一惊，拉尿街、九关桥方

向一群荷枪实弹的日伪军正在急速向张家庄逼近。盛保林心知肚明，敌人的目标是为驻在张家庄的部队和县级机关而来，但部队岗哨未示警，说明已遭不测，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于是，他当机立断，毅然举起“三八式”步枪对着日伪军就扣动了扳机。这一枪打得非常及时，不仅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更重要的是给我方报了警。日伪军象一窝疯狗似的顺着枪声迅速调整了扑击方向，机枪、步枪声响成一片，在原野上空回荡。当他们扑到盛家港边，一条深水大港挡住了去路，平静的河面腾起水雾，河中不见了船只，隔河相望，人、枪匿迹，寂静如初。日伪自知中了调虎离山计，再返原路，战机已失。日军南浦“快速纵队”首道顿足捶胸气

得哇哇直叫。而此时的鸣枪人盛保林，自己却在密集的枪林弹雨四射下，身中三弹倒在血泊之中，光荣牺牲！牺牲时手中仍紧握着心爱的“三八式”步枪。其实，从5月下旬始，日寇南浦就派出“快速纵队”计划实施报复，扫荡直镇地区。24日白天，“快速纵队”及100多伪军入驻直镇，寻找战机，与新四军主力决战。四分区主力和县警卫团避其锋芒，运用“麻雀战”与敌周旋。狡猾的“快速纵队”及伪军嗅出味道，尾随而至。盛保林黎明的一枪，为保证四分区主力及县警卫团的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做出了巨大贡献。

盛保林，1916年5月3日出生于直镇丁陈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1年参加革命，历任民兵中队长、大队长。走上革命道路后，由

于工作积极，斗争勇敢，受到新四军一师三旅司令部奖励，荣获“三八式”步枪一支。盛保林只身诱敌，英勇牺牲的事迹，在苏中四分区迅速传播。苏中四分区、如皋(东)县委、县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发扬他英勇献身的精神，在丁陈乡盛家渡隆重召开了追悼大会。时任县长叶胥朝亲题“英勇牺牲”匾额，以示褒扬，并将丁陈乡命名为保林乡。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为缅怀盛保林烈士，将建在卢家庄境内的一所小学命名为保林小学。1956年开挖东凌河，将横跨在东凌河上的一座大桥命名为保林桥。盛保林烈士斯人已去，但他的精神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民族复兴的大业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业绩。(直镇分会供稿 撰稿人：刘书军)

抗日勇将马“张飞”

——忆抗日烈士马许生英勇事迹

马许生，丰利坝(岔河镇龙凤村)人。1913年出生于丰利坝老桑庄贫苦农民家庭，全家靠租种地主几亩地谋生。马许生9岁那年，有幸和同村几个小伙伴在离家不远处一所私塾开蒙读书。祖祖辈辈种田为业，家境贫寒的父母亲对马许生读书，没有过高的奢望：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写写简单的字据即可。

1926年，皋东(如东)地区遇历史上罕见的旱旱。河沟干涸，庄稼颗粒无收。但是，地主向佃户征收租粮却丝毫不减。年底，粮价飞涨，时下，贫民之家十有八九揭不开锅，吃不上饭。为了生存，他们中不少家庭不得不关门外出来乞。马许生的父亲虽然有一身好力气，吃得苦，耐得劳。然而，在地主家做工，也只能自个儿糊口生活，家庭老小就难以维计。年底，马许生告别学堂，跟随父亲到地主家做工糊口。十三、四岁的马许生从此跟随父亲每日黎明而出，夜黑而归，过着牛马生活。1938年3月，侵华日军从南通登陆，北犯如皋城。8月1日，日本侵略军从如皋窜至石甸、双甸、岔河，沿路烧、杀、抢。日寇肆虐百姓的噩耗不时传来。人们闻之，无不毛骨悚然。成群结队、无家可归的难民扶老携幼、颠沛流离情景，时常在人们眼前浮动。此情此景让二十四、五岁，正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马许生义愤填膺：日本鬼子狗强盗，不得好死！血债要用血来偿。不杀尽日本鬼子，誓不罢休！从此，马许生常

与他一起的长工伙计们议着：哪一日，遇到日本鬼子，我们怎样去消灭它、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保卫自己的家乡。

1940年，家乡来了抗日队伍——新四军工作队。新四军工作队在马许生家乡民众中动员农民群众团结起来，拿起武器抗击日本侵略者；与封建地主阶级开展经济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工作队所做的一切，也正是马许生一伙们议议想做的，马许生十分高兴。对新四军工作队在农村所开展的工作马许生非常支持，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工作队在村里组织的民兵、游击队。在马许生的带动下，全村七八个青年小伙子都报了名。马许生在民兵、游击队组织中，工作积极、斗争勇敢、办事果断，深得领导和战友们的信赖。1941年，马许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马许生被任命为姚坞乡民兵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游击队中队长等职。马许生所带领的乡游击队，十分活跃。他们经常活动在日伪军“清乡区”，惩处汉奸和恶霸地主，抗击日伪军的“清乡”“扫荡”。在非清乡区，组织贫雇农跟地主开展说理斗争，迫使地主更换土地契约，实行“二五减租”，组织民兵保护“二五减租”成果。

194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马许生正带领乡游击队去袭击古坝集镇上的一个日伪军据点，袭击汉奸伪保长。马许生率领的游击队，刚从坝东小渡口登上岸，走在队伍最前

头的马许生，忽听到正前方有动静：杂乱的脚步声在黑暗的夜幕中由远渐近。马许生急令后面人员迅速埋伏于大路一侧的麦田里，凝神屏息。一队伪军，约莫20来个。伪军从马许生他们面前经过，到了渡口。一个本地口音的伪军在黑暗中压低声音喊叫船工摆渡，其他伪军就地散开等待过河。马许生骤然想到：这是歼敌的最好时机。于是，马许生灵机一动，果断指挥游击队迅速分成左右两翼，在黑暗中迅即向蹲在渡口等摆渡过河的20多个伪军包抄过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顿时枪声大起，杀声震天。伪军被这突然的袭击，弄得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来了多少新四军、游击队，顿时乱了套，他们胡乱地开了几枪，就是“撤，赶快撤！快、快！”呼喊声。夜幕下只见十多条黑影拼命地向古坝据点方向逃窜。

马许生游击队在当场遭遇战中，消灭伪军6个，缴获步枪7支，游击队无一伤亡。是年10月，陶勇司令员(新四军三纵队司令员)在直镇召开万人抗日动员大会上，赠给马许生一支手枪，并亲切地称他为抗日勇将“马‘张飞’”。从此，马许生在对敌斗争中表现的更加勇猛顽强。皋东抗日勇将“马‘张飞’”的大名也很快在民间流传。而盘踞在皋东各乡镇的日伪军、汉奸等敌人对马许生的勇猛顽强闻风丧胆，恨之人

骨。1943年4月开始，日伪军在我皋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清乡运动，围剿我抗日武装力量。盘踞在古坝集镇的日伪军一直把马许生率领的一支抗日游击队作为重点围剿对象。

1944年的农历九月初七日晚，因对敌武装斗争的需要，马许生带领6名游击队员，从老桑庄一户农家转移到曾是陶勇抗日队伍训练基地——坞(倭)子港休整。由于日伪奸细的告密，第二天凌晨，古坝据点的日伪军两个小队，在汉奸的带领下，到坞(倭)子港不声不响地包围了马许生和几个游击队员休整驻地。在游击队休整期间负责炊事工作的杨春发，这天像往常一样，顶着黎明前的黑暗起身为同志们做早饭。当他端起装满草木灰的饭盆走近田边垃圾堆，忽然觉得正前方有隐隐约约的脚步声，定睛一看，黑溜溜的人影在晃动。

“有情况！”杨春发即刻大喊，向宅子内战友报敌情。杨春发丢下饭箕，正转身飞奔回屋。“叭、叭、叭！”几声枪响，杨春发右腿中弹倒地。守卫在宅子门口的马许生听到枪声立马跃起，看见在30多米远的晨雾中，不少人头在晃动。“敌人还不少。”马许生立马倚门举枪“呼、呼、呼”几枪，摆倒冲在前面的两个伪军，其他伪军卧倒在地。马许生果断命令屋内的4个游击战士破住门后窗撤退。马许生在门口，顶住敌人的进攻。一群伪军在其头目的指挥下，把游击队的

住宅团团围住。用密集子弹封住大门。

“活捉马许生！”伪军头目等嘶力竭地命令手下。“你爷爷等着你！”“呼——”马许生又是挥手一枪，一个匍匐在大门正前方断枪瞄准的伪军随着马许生的枪响，头一歪侧身倒地而亡。包围马许生的伪军又向屋内一阵猛射。“马许生你今天逃不了，还是投降吧。我们乡里乡亲的，可为你说情，免你一死。”为日伪军带路的汉奸也恬不知耻地向马许生喊话。“你认贼为父的狗汉奸，去死吧！”马许生抬手一枪，正中狗汉奸的脑门，狗汉奸应声倒地。就这样，马许生一人把住大门，与敌人喊喊打打，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这半个多小时的战斗马许生为屋内的几个游击战士成功脱险争取了时间。但是，马许生的子弹也已耗尽，他的腿也受了伤。马许生正后撤准备跨窗跳出，不幸被破门而入的伪军一把按住，马许生被捕。马许生和杨春发两人被捕。杨春发因负伤重难行走，在被押往古坝日伪军据点途中遭杀害。敌人深知马许生在他们心中的价值，把他押到古坝据点。敌人迫切需要知道姚坞乡的中共地下组织和游击队人员名

单。马许生一到据点，日伪军队长就迫不及待地对马许生进行审问。日伪军队长先用金钱美色、封官许愿，诱骗马许生投降自首，遭到马许生严词拒绝和痛骂。敌人又对马许生动用酷刑：用煤油浇头点火，用铁钉钉头，用竹签戳手指……

马许生被折磨得多少次死去活来。刚直不阿、宁死不屈得马许生回应敌人的就一句话：“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只知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建立新中国。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今天我要就冲我来。”敌人的嚣张气反被马许生坚贞不渝、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所震慑。“这种被‘赤化’了的人太可怕了。”日伪军队长恼羞成怒，枪向被五花大绑的马许生连开6枪。马许生就这样牺牲在日伪军审讯室，年仅31岁。抗日战争胜利后，陶勇司令员得知马许生牺牲的消息，迅速组织人员抓到4个告密奸细，并押回古坝姚坞村，交给人民审判，为马许生报仇雪恨。姚坞乡人民为永远纪念马许生和杨春发二位烈士，将姚坞乡更名为马杨乡。将当地于1912年创办的桑观音堂小学更名为马杨小学。(岔河镇分会供稿)

三所以烈士姓名命名的学校

袁庄镇境内曾有三所以革命烈士姓名命名的学校，它们分别是桂林小学、达富小学和毅夫小学，随着近几年来学校教育结构布局的调整，这三所学校都先后被撤并了，但几十年来的办学情景，尤其是三位革命英烈的高大形象却依然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心中，永志不忘。

桂林小学，原名中康庄小学，创办于1927年3月，首任校长康重华，1936年发展为完全小学。1942年因反对日伪“清乡”，坚壁清野，拆除校舍，坚持游击教学。解放战争中，时任校长康景杜被泰东县政府表彰为对敌斗争的模范。1948年学校迁至康庄观音堂办学，并易名“如东县桂林小学”，这是以烈士毕桂林的名字命名的，毕桂林，又名毕云，1919年生于康庄村，民国29年(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康庄乡第一任指导员、区队长、连指导员、城郊武工队指导员、如皋县团一营教导员等职。35年(1946)秋，在一次伏击战中奋勇作战，获一分区司令部嘉奖。11月18日清晨，国民政府军队分4路奔袭石庄区杨家球，为掩护领导机关转移，毕桂林率领三连与敌激战直至下午，完成掩护任务，最后在突围时身负重伤，率领5名战士砸坏枪支，于敌搏斗，全部壮烈牺牲。家乡人民为缅怀烈士毕桂林的丰功伟绩，故把康庄乡更名为桂林乡，把康庄小学易名为“桂林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规模迅速扩大，1958年发展到18个班级，千余名学生，成为如东县最大的农村中心小学；1971年增设初、高中班，1987年撤去中学班，恢复完小建制，2001年，随着教育结构布局的调整，学校被撤并。

达富小学，原名皂角树小学，创办于1935年8月，首任校长俞凤君，1948年易名达富小学，也是以烈士曹达富的名字命名的。曹达富，又名曹贵明，生于1917年，袁庄孙庄村人，7岁进私塾读书，10岁时因家贫辍学务农。民国29年(1940)，新四军东进时参加革命，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民兵分队长、乡农抗会主任、连队政治指导员等职。在“二五”减租运动中，他严词拒绝一个地主的贿赂，及时揭露地主的阴谋。在抗日反“清乡”斗争中，他带领民兵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1936年1月31日早晨，大批国民党军队向县警卫团两个连及县、区政府机关驻地吴家窑一带包抄过来。曹达富率领全连战士英勇阻击，掩护县、区机关转移。在撤退时，敌方一发炮弹在曹达富身边爆炸，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0岁，家乡人民为了怀念他，把烈士生前的徐曹乡更名为达富乡，把家乡的皂角树小学易名为达富小学。1952年达富小学发展为完全小学，上世纪70年代曾戴过初中帽子，1997年学校异地搬迁，并在校园中央塑曹达富雕像一座，以此作为镇区中小学生学习教育基地。2006年因教育布局调整，学校被撤并，现为镇敬老院。

毅夫小学，又名新民小学，创建于1936年，校址袁庄蔡家庄。建校时开设两个复式班，有学生八十余人，首任校长薛家盘。1943年，因日伪军清乡扫荡，学校被迫解散，校舍全被拆除。1947年，又重新办起了新的学校，并易名“毅夫小学”，同样是以烈士陈毅夫的名字命名的。陈毅夫生于1912年，广东省文昌县人。民国25年，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半工半读，后考入上海法政大学，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0年7月，受上海中共地下组织派遣，到苏中区党委保安处工作，11月，调任中共如皋(东)县委社会部部长兼县政府保安科科长，33年，任中共城东区、掘东区区委书记；34年，调任如东县公安局局长、县委社会部部长。35年8月，苏中战役正处于决战阶段，陈毅夫调任如东县警卫团政治处主任。10月中旬，国民党军从如皋进攻如东，县警卫团接到阻击任务，他正患疟疾，他不顾劝说赶赴前线。10月25日，他带领部队挺进到丁堰镇北边的九条巷，亲临前线观察地形，不幸中敌冷枪，为国捐躯。为纪念烈士，人民把他牺牲的地方命名毅夫乡，把小学易名毅夫小学。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学校发展为完全小学，有学生252人，教师8人，校长薛汉。1999年荣获“南通市模范学校”、“市十佳校园”的称号，校长冯明芳因此而获得“全心全意依靠教职工办学的优秀校长”称号；进入21世纪后，毅夫小学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多次获得市县奖励。2015年7月因生源不足被撤并到袁庄小学。

以烈士名命名的三所学校虽然随着教育结构布局的不断调整都被撤并了，人们对几十年来学校的办学情况亦可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淡忘，但家乡百姓对为国捐躯的三位英烈的缅怀、景仰与崇敬之情定会与日俱增。(袁庄镇分会供稿 撰稿人：薛雨泉)